



父亲的“钝角”

天晚上眼泪把枕头润湿了一片。
再说脾气。父亲的脾气一点都不好。他嗓门大，说话冲，急了会拍桌子。小时候我打碎一个碗，他能吼得整条楼都听见。母亲说他像火药桶，一点就着。但他每次发完火，总会凑过来，默默扫干净碗片，或者下碗面往桌上一搁，转身就走。母亲说，那碗面就是他的道歉。

看娃就更谈不上。我从小是母亲带大的，家长会、作业签字、生病去医院，全是她。父亲唯一一次去学校，是高二那年我逃课被叫家长。他站在办公室门口，弓着背搓手上的油。回去的路上我以为他会打我，他没有，一直沉默。快到家门口的时侯，他突然说了一句：“你以后别跟我一样。”

我后来才懂，他不是不愿意，而是只有一双手。那双手要干活养家，在路灯底下修到半夜。他把力气都放在赚钱上，另外两个角只能欠着。

但母亲从来没抱怨过。
母亲总在父亲发火时沉默。等他吼完，她说：“说完了？说完吃饭。”“有一次我问母亲，我爸脾气这么差，你当初怎么就看上他了。”母亲想了想，说：“你爸这个人，嘴上硬，心软。你小时候发高烧，

他骑着自行车带着你往医院跑，回来的时候棉袄里面全是汗。到了家一句抱怨的话没说，就在你床边坐了一宿。”

母亲说这话时，手里正缝着我穿破的校服，语气淡淡的。

他们那代人的婚姻，不是靠嘴说，是一碗面、一夜守候、30年的陪伴。父亲的三角，在母亲那里早被拆开揉碎，变成了柴米油盐。

去年父亲退休了。退休第一天，他破天荒买了菜，在厨房折腾一上午，端出炒糊的土豆丝和夹生的米饭。母亲说：“这辈子第一次吃你做的饭。”他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“以后我学着做。”

吃着那盘糊了的土豆丝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个不可能三角也许不是真的不可能。它只是需要时间。需要30年，需要孩子长大，需要一个人有空回头，把欠下的那两个角，一点一点补上。

现在父亲每天打太极顺路买菜，脾气好了很多。有时都会幽上一默。

那个视频里说，婚姻里没有十全十美的伴侣。确实没有。但我亲眼见过一个人，用一辈子一点一点往前挪。挪着挪着，那个不可能的三角，好像也没那么不可能了。
王耀

有一株麦子叫父亲

父亲说，他是一株种在田野里的麦子。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正蹲在田埂上，粗糙的手指捻着一株刚刚抽穗的麦苗，眼里映着春天的光。我在麦子黄了又青、青了又黄的轮回里，慢慢懂了这话的意思。

麦子被播进翻耕过的田地里，父亲的魂也就跟着埋进了土里。起初那几天，父亲总是心里不踏实，一趟一趟地往地里跑，蹲下身去扒开泥土，看麦种吸饱了水正在膨大。等到羸弱的麦芽顶着亮晶晶的露珠，从松软的土里钻出来，在风中微微颤动，父亲站在地头绷了许久的脸才舒展开来，露出孩子一般的笑。

父亲种麦像养育儿女，怀着无限耐心。苗出得不齐，他就一根根补种。土地缺了养分，他便挑着一担担草木灰均匀地撒在垄沟里。麦子抽穗的时候，他走路都放轻了脚步，生怕惊扰了那正在拔节的庄稼。

麦子是苦命的庄稼。霜降前后种下去，一入冬便迎头碰上寒风和冰雪。天地万物都瑟缩着的时候，麦子却把根扎得更深，贴着地皮，用叶子护住心口倔强地熬过整个冬天。来年开春，春风一吹，浇过返青水，麦子便一天一个样地猛长。拔节、抽穗、扬花、灌浆，每一道工序都是熬出来的。父亲也是苦命的人，他经历过那些吃不饱的年月，挨过饿受过穷，肩上的担子从来没有轻过，可他从不叫苦，只是弯着腰把日子一天一天地扛过去。

麦收时节是最见父亲本色的日子。初夏的阳光毒辣辣地砸下来，麦田里热气蒸腾，父亲弯着腰，一手拢住麦秆一手挥动镰刀，唰唰唰地割倒一大片金黄。汗水顺着鬓角淌下来，流过黝黑的脸颊，滴在干裂的土地上，眨眼就被蒸干了。他的脊背被晒得黝黑发亮，他的手掌粗糙如树皮，布满厚厚的老茧。

一天下来，父亲脸上、脖子里嵌满了麦芒和尘土。他用手一抹，浑浊的汗水混着碎屑一起淌下来，可他浑然不觉，依然专注地挥动镰刀割下一垄又一垄。中午也不歇着，在地头的树荫下草草啃几口冷馒头，喝几口凉水，又钻进麦田里去，直到夜幕降临，才在星星们的注视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。

收完了麦子，父亲也不肯闲着。他在麦茬地里弯着腰，捡拾那些被遗漏的麦穗，手指在碎麦草和泥土之间细细翻找，不放过任何一株。我总是劝他，说机器收过的地里哪儿还有几颗麦子，捡那几把能顶什么用。父亲瞪我一眼，声音不大却不容商量：“粮食是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换来的，一粒也不能糟蹋。”

父亲活成了一株麦子。麦子把根扎在土里，父亲把命扎在土地上；麦子经了风霜雨雪才结出饱满的籽粒，父亲尝遍了人间的苦才把我们拉扯大；麦子熟了弯下穗子，父亲走到生命的深秋，背也一天天驼了。金黄的麦浪中，父亲与麦子浑然一体，一时间分不清哪是父亲，哪是麦子。

如今，父亲将近80了，腿脚不如从前利索，腰也弯得更深了。可每到麦子黄熟的时节，他依旧早早地磨好镰刀，天不亮就往地里赶。我劝他歇歇，他总说：“麦子在地下等着呢，人哄地一时，地哄人一年。”我便不再说什么了。

麦子一茬一茬地种，一茬一茬地收，父亲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守着他的土地，弯着身子，像一株永远挺立的老麦子。我知道，只要麦子还在黄，还在青，父亲就永远站在那片田野上——弯着穗子，扎着深根，年年如此。
李坤

刷到那个视频的时候，想到的是父亲。

视频里画着一个三角，三个角分别写着“赚钱”“脾气好”“看娃”，上面标着“不可能三角”……评论区在笑，说这才是大多数男人的真实写照。我没笑，满脑子都是父亲。

先说赚钱。父亲没赚过什么大钱。他在县城机械厂干了30年，工资从几百块涨到几千块，刚够吃穿。我上高中时家里紧了。他下班后修自行车，蹲在路灯底下，一修修到半夜。有一次我下晚自习路过，看见他蹲在地上，嘴里叨着手电筒，手上全是黑油。我没敢走过去，那

老父亲小了

父亲老了，不再愿意跑了；父亲小了，什么事都敢闹了。听着电话里父亲的唠叨，心里忽然冒出这样的一句话。

曾经的父亲高大魁梧、无所不能，是我的偶像。一窑砖他能一个人装、一个人出；四五亩田的稻把，双抢他一个人挑；就是拖拉机栽进了水塘，好像他都能一个人把它捞起来。

那个年月虽然艰苦，但是有了父亲这尊神，我们的生活里没有风雨，有的是安逸和舒适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父亲的头发白了，背佝偻了，脚步迟缓了。有时，说一句话都要唠叨几遍，做一件事还

会常常忘记。如果我们言语不周，就会被他絮叨个半天。你如果突然问他说了什么，他还痴痴地想个半天。

如今的父亲没有了当年的那个魄力，那个自信。拧个水龙头，父亲会喊我；端个花盆，父亲会叫我；换个门帘，父亲会问我……在父亲的眼睛里，我成了他的依靠。父亲是真的老了，再也不复当年的豪气干云、顶天立地了。

曾经以为父亲永远是我的主心骨，不会需要我来照顾他，但是，当父亲开始仰头和我说话时，我忽然发现这一切已远去了。岁月留给我的是一个越来越

越小的父亲，是一个事事都需要依赖我的父亲。想看个电视问我，想喝杯酒问我，想抽根烟也望着我……我被问烦了，对他嚷起来，可是转个身他又问：看电视能不能吃香蕉？在我家里，他是怕惹我不高兴。

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学会了告状。有事没事，他都会给我打电话，什么柿子被母亲偷卖了，不给他吃；什么猪不喂就跑去溜达了；什么睡觉连灯都不关……

我知道父亲老了，也真的变小了。

章中林

父亲的“偏爱”标尺

自己的过失。

弟弟调皮，性子冲，闯门撞翻水盆，弄湿半间屋，被说两句还顶嘴，不肯低头。父亲不打，不逼，只沉下脸说：“错了要改，别横。”他让弟弟自己把盆扶好，把地拖干，站在墙边静思，直到真正服气，肯认错才作罢。同样是犯错，罚法却不同。我曾以为他偏心，对我软，对弟弟硬。长大后才懂：我缺的是胆量，他教我担当；弟弟缺的是收敛，父亲教他克制。

这一柔一刚，一安一劝，都是为了把我们身上的短板补齐。

一样的路，不一样的扶。我上学路远，怕黑，怕生人，出门总攥着衣角不敢抬头。父亲送我，只送到路口，便停下不再往前。他说：“自己走，才认路。”他不陪我到校门口，不替我挡麻烦，逼着我自己开口问路，自己处理小事。

弟弟上学，爱乱跑，容易走岔路。父亲不吼不叫，只默默跟在后面，不远不近，不声不响。只要弟弟往别处溜，父亲就轻轻咳嗽一声。弟弟听见，立刻收心，乖乖走回正路。

同样是上学的路，父亲一放一收。不是偏爱谁，更不是厚此薄彼，是心里清楚：需让我学会独立；需让弟弟守住底线。放手是爱，看守也是爱。

一样的爱，不一样的方式。父亲从不说偏爱。他不给我多一块糖，也不给

弟弟多一件衣；不夸我乖巧，也不总骂弟弟顽皮。在物质上，他力求公平；在教育上，他各有办法。他把最适合的东西给最适合的人。

他用一生的沉默，教会我们最朴素的道理：偏爱不是偏袒，不是纵容，不是私心。真正的偏爱，是因材施教，是用心成全，是为一个人的长远打算。这样的爱，不声张，不耀眼，却最稳、最久、最负责任。
卜庆萍



父亲一生，只守两个字：规矩。

他对人对事，不偏不私，邻里都说他公正。可在我和弟弟身上，他是偏的，但不是偏心，是因材施教。他从不用同一把尺子量我们，而是顺着性子，教我们立住做人的根本。

一样的饭，不一样的筷。家里吃饭，规矩最严。不许说话，不许剩饭，不许挑食。我和弟弟，碗里的菜永远一样多，不多一口，不少一勺。但父亲给我们的筷子不一样。我的筷子短、轻、细，握在手里稳当，不晃不滑。弟弟的筷子长、粗、硬，夹起重物不弯，用着扎实。我问为什么。父亲只说：“你稳，用稳的；他野，用重的。”

那时年纪小，只当是一件小事，不懂筷子里藏着心思。后来才明白，他不是随便拿一双，而是按着我们的性子配。我安静细致，就给我轻巧顺手；弟弟毛躁好动，就给他结实耐用，连一双筷子都藏着分寸。

一样的错，不一样的罚。我小时候，性格安静，遇事胆小，一慌就不敢出声。一次失手打碎碗，我吓得没了主张，原地站定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父亲没骂、没吼，只蹲下来，轻声说：“错了要担，别怕。”他让我自己把碎片捡干净，包好扔掉，再把地面擦净。整个过程，他只在旁边看着，不伸手，不催促，让我独自面对